



首部古代税收题材章回小说

运河钞关

张惠生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运河钞关

张惠生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运河钞关/张惠生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74-1937-3

I. ①运…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2843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梁培培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27.75印张 4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楔 子	昔日运河忆临清	梦回大明话钞关……………1
第 一 回	奉密令暗入小城	抱不平引火烧身……………5
第 二 回	巧周旋谲智公堂	拜把子缘契小巷……………19
第 三 回	谁家女暗藏船中	汪六爷弄巧成拙……………31
第 四 回	凭供词再会马堂	借郎中明探哑女……………45
第 五 回	诉家难燕儿开口	过钞关神父被困……………60
第 六 回	闻奸情胡三揭秘	见书信马堂生疑……………76
第 七 回	汪六爷假戏真唱	马公公笑里藏刀……………88
第 八 回	富春院情投意合	绸缎庄细说端底……………102
第 九 回	痴情郎为情所害	盗文簿鬼使神差……………115
第 十 回	得赃证真相知晓	泄实情姜五自尽……………131
第 十 一 回	要计谋魔高一尺	空对空道高一丈……………144
第 十 二 回	抓荷荷马堂用计	掘义冢朝佑抗争……………157
第 十 三 回	焚钞关商民众怒	入囹圄六爷羈囚……………172
第 十 四 回	缉凶首官兵封城	救六爷朝佐独当……………192
第 十 五 回	紫禁城风雨如晦	万历爷翻云覆雨……………203
第 十 六 回	编筐夫血染法场	汪秉中命悬刀下……………216
第 十 七 回	祭亡灵秉中思痛	明法纪重整钞关……………230

第 十 八 回	救太监神父出手	诉净身泪洒阉人·····	247
第 十 九 回	杀马堂雪耻冤仇	肃纲法查奸除弊·····	261
第 二 十 回	运河之上说漕运	普天之下论商帮·····	277
第二十一回	贼太监借死逃生	赎命根决一雌雄·····	286
第二十二回	寄相思肝肠寸断	送人情心照不宣·····	299
第二十三回	窥云雨人性扭曲	夺钞关诡计叵测·····	312
第二十四回	解税银独占鳌头	有情人终成眷属·····	328
第二十五回	积税害民怒四起	伪善人脱胎换骨·····	343
第二十六回	赶庙会乞愿求子	狮猫叫众人惊遽·····	356
第二十七回	调军饷十万火急	失巨银钞关被盗·····	369
第二十八回	追盗银神殿见赃	捉主事两犯双擒·····	383
第二十九回	贼宦官笑返临清	铸银匠命死牢中·····	398
第 三 十 回	秉中发配烟瘴地	运河一睹生死情·····	412
钞关三悟	·····	·····	431

楔子

昔日运河忆临清 梦回大明话钞关

诗曰：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春。

列位看官，您可晓得此一段韵律工整的诗句所指何处？此诗所表实乃山东临清也。但诗中所言，非今日之临清，乃六百年前之临清。

你道这弹丸之地昔日为何那般繁华？根由却在三千里大运河。

往不详述。东汉建安九年曹操攻袁尚，为运军需在此起枋堰，遏淇水，时称“白沟”；隋炀帝大业四年开凿永济渠，与通济渠、邗沟相接；元代至元二十六年又改道凿成“会通河”；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又诏谕工部尚书宋礼再度疏浚此河。至此，环抱临清小城的卫河与会通河，随京杭运河而湍急，伴大明王朝而宣泄，在腥风血雨中百年流淌，畅通无阻。

耸会通河畔，衔南北运河，古城临清由蛮荒之地渐为苏兴之壤。

自明宣德至万历年间，此地关河雄峙，商贾辐辏，舳舻千里，烟火万家，歌舞升平，日日无休。如此这般，才有了明朝大学士李东阳舟行过此之时所写下的这首开篇之诗。

其实何止一个李东阳李大人，到后来就连乾隆皇帝下江南乘船途经临清时，也几度凭岸有思，赋诗感叹：

卫挟浊漳临汶清，清因亦浊赴津赢；
默思从善与从恶，难易不禁为惕生。

此诗一语道破运河之清浊，临清之难易，人生之善恶。

俯瞰运河，翘首临清，古往今来多少沉浮之事忠奸难辨，善恶难分，让人听罢瞠目结舌，想来扼腕叹息。看官如若不信，我这就道出二字与你一同见个端底。只这二字与明朝，与赋税，与运河，与临清，真可谓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这便是：钞关。

钞关乃明朝设于运河之上的征税衙署，当朝之上称作“户部榷税分司”，宣德四年始建，迄今已近六百年。明初，运河之上的过往船只皆以“大明宝钞”赋税，后因钞法不通，纸币流通失败，无奈之下将本色钞改为了折色银。税赋虽以银代钞，但征税衙署之名却约定俗成，照旧称为钞关。

临清钞关位于会通河与卫两河交汇之处的鳌头矶。万历年间年征收船料商税银曾多达八万三千余两，占当时运河之上八大钞关的四分之一，足见当年运河两岸之繁忙，临清小城之富庶，国赋贡献之显赫。临清钞关也由此在会通河畔，伴漕艘鱼贯而生，随商贾辐辏而兴，辉煌灿烂于明末清初。

忽一日，我心血来潮，只身前往小城临清，追风尘岁月至会通河畔，于钞关旧衙之前沉思不已。

看眼前遗址，残垣断壁，破瓦漏屋；石倾碑斜，杂草丛生；萧瑟风声，令人伤悲。

想他日衙署，关旗高悬，铁索横河；榷木耸云，仪门威严；融融丽日，令人欣慰。

只一个钞关，今昔之间何故天壤之别？时也，天也，命也！

我正感怀之时，忽听得身后一片嘈乱之声，眼见得路上游人纷纷四处奔逃躲避。待我举目望去，但见前关街上，旗锣伞扇，人头攒动，一班众衙役簇拥着一顶蓝呢官轿招摇而至。

我再环顾四周，这才顿觉，长长的前关街上竟然只剩我一人。

我正思忖时，只见走在前面的一个衙役对我怒声喝道：“户部尚书陈渠大人巡访在此，大胆狂徒居然不避，还不快快跪拜谢罪！”

“谢罪？我一个游人，到此目睹昔日钞关旧衙，何罪之有？”我直视那人，

大惑不解。

“你小子，胆敢嘴硬。来呀——”那人恼怒，顿时张牙舞爪。

“且慢！”话音未落，轿中走出一位官人，身着绯袍，胸前补子上绣一锦鸡。他从容上前，视我而问：“你是何人？从何而来？为何这般面目？”

“我？一个游人，四海为家。”

“一个游人，看此钞关，痴呆入神，是何用意？”

我看着那官人一笑：“别无他意，我只是想……”

“你想做甚？”

看眼前这位官人追问不休，我索性心一横，把多日积淀于心中的夙愿告知与他。

“我想搜罗一些临清钞关昔日的故事，然后……”

“你要著书？”这官人倒也明白。

“正是！”

官人听罢，将三尺宽袖往身后一背，目不转睛地看我半晌：“你是舞文弄墨之辈？”

“大人抬举啦。”不知为何我竟也称他大人。

大人视我笑之。

“这有何可笑？”我质问。

大人收敛笑容，端庄而答：“我笑你有三。其一，想你著书说税，却不知国赋之本末；其二，窥你急功近利，却不知脚踏实地潜心文章。其三，怨你身在此城，却不知临清钞关之千秋功过。”

大人拂袖，挥指天边：“看我中华三千里大运河，有明一代，钞关有八，赋银难计。岁月风雨中，临清之地有多少钞关之事可贺可庆，可歌可泣，可怜可恨，可悲可叹！清官，廉官，浑官，贪官，官官皆有。赋税，恤商，赈灾，教民，事事皆办。这诸般事端你可通晓？此一个“税”字你可否写得出？”

我摇头。

大人再笑：“如此说来，你岂不是岁岁享朝廷之俸禄而终日无为吗？”

我心颤之。

“我身为户部尚书，笑你为轻，法办是重。来人！将这舞文弄墨的轻举之輩捆绑起来，解京问罪！”

部堂大人话音未落，两名衙役立时向我冲了过来。

“慢！”我双臂横撑，凌然站立。

“……部堂大人！这多年来，我日日梦钞关，寻钞关，思钞关！感念之下，我又何曾不想把钞关的诸多事端写来告知今日天下众人。但如您所述，临清钞关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近六百年，茫茫岁月之中，多少官宦，多少税事，我又当如何去伪存真，一一讲来？”

“哈哈，哈哈……”大人听罢，忍不住一阵狂笑。

我收臂抱肩，等他下文。

大人敛住笑容，睿目而答：“想历代名家所著之书，谈古论今，皆详略得当。适时而叙，择事而诉；弃糟粕，取精华，毕其一生之所感所悟著入书中，方能晓事通理跌宕起伏于世人之眼目。以我之见，写钞关亦可将诸时集于一日，将诸事集于一人。立人则天地，晓事则通达，落笔则警人，出世则横空。如此著就一书，写尽钞关这般税事，传于后人如何？”

“大人所言极是。”感激涕零之下，我竟也合手相拱。

“随我来！”陈渠大人一把将我拽住，然后将袍衽一撩。我俩顿时身走云中，两耳生风。

待到高空俯看时，天色若明若暗，临清若隐若现，运河晨雾缭绕，天边神秘莫测。

“放眼远眺，你可见何物？”部堂大人迎风而呼，声如洪钟。

“什么也没有——”我双手捂头，瞠目远望，只觉身体在空中飘忽忽，晃悠悠。

“再细看来！”部堂大人袍袖一抖，单臂将我举起。

“啊！看见了。看见了！”我惊呼。

“所见何物？”大人追问。

“一条船。一条正向临清这边驶来的帆船。”

“正是。你且快快随那船去一窥大明钞关之究竟吧！”

尚书大人说罢，手掌一翻，将我抛入云中。

“天哪！——”

我疾呼一声，随风而去……

第一回

奉密令暗入小城 抱不平引火烧身

两个人都睁开了眼睛。

“走到哪儿了？”汪秉中躺在船舱的一侧问赵林。

“看不清，外边还黑着呐，大概快到东昌府了。”赵林把脸贴在雕花的木窗棂子上瞅着舱外答道，他在船舱的另一侧。

“那就再躺会儿吧。”汪秉中说罢又闭上了眼睛。

这是明万历二十七年的早春，这是衔南达北的三千里运河，这是一条钻风船在早春冰雪消融的大运河上悄无声息地一路北上。

钻风船是条货船，船身宽扁，梁头平阔，甲板之上三桅耸立，蓆帆斜移，“鲤鱼旗”高悬桅顶，迎着早春的晨风相安无事地旋转着。这船是半个多月前从杭州码头驶出来的，船的货舱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绸缎和布匹。汪秉中是这货物的主人，赵林是这主人的搭档。主人看上去不到四十，身材一般，不胖不瘦。脸皮子跟常人比偏点黑，那黑不是日头晒的，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比脸皮子还黑的是眼眶子上那两道眉毛，浓密，乌亮，黑得让人看上去觉得有点各一路。搭档比主人略长几岁，脸没主人那般黑，身材却比主人壮实。

早春的黎明有些寒冷，汪秉中在有些寒冷的黎明中没有丝毫的睡意。不是他睡足了觉，是他睡不着。打从跟赵林蹬上这条船算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没睡上几宿囫囵觉。也不是他不想睡，是他心里有事总睡不踏实。货船沿大运河一天天北上，要去的地方一天天近了，可汪秉中对这次前去临清要办的那件事情，心里却还一点底儿都没有。二十多年，仿佛高悬桅顶的“鲤鱼旗”随风“呼啦呼啦”地转了二十来圈，一晃就过来了。临清小城现在该是个什么样子？当年那条商铺

林立的巷子如今是否依旧热闹如初？那月祖上留下来的老字号商铺在风霜雪雨中沉睡了三年，如今还能否重整旗鼓？岁月更替，事过境迁。当下的人，当下的世道，还有当下他和赵林前去要打理的这件事到底该从何处下手？这一切像运河上早春的晨雾一般迷茫在汪秉中的眼前，在这迷茫中汪秉中看不清浑浊的运河水下哪里是漩涡哪里是激流，更难知晓他和赵林赤手空拳暗入小城之后将要遇到的一切善恶与安危。

就在汪秉中左思右想迷迷糊糊地再要入睡之时，隐隐约约地听见河面上像是起了风。

朦胧之中汪秉中觉得那风声像是有点不对劲。

老天爷忽然翻了脸，转眼之间乌云从天边旋风般地压了过来。运河之上顿时狂风骤起，暴雨倾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从天上落下来，把甲板上打起了一片水泡。风雨中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船上的桅杆被大风拦腰截断，斜挂的蓆帆立时在狂风中四处散落开去。船身失去了平衡，在河面上打着旋儿。

汪秉中一个骨碌爬起来踉跄着向舱外奔去，借着闪电他看见甲板上一个蒙面大汉手持朴刀正与他迎面而立，吓得他后退一步扶住了舱门。

蒙面大汉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指着汪秉中杀气腾腾地问道：“你此行可是前去临清码头？”

“是。”

“你可是临清城福祥绸缎庄新掌柜的？”

“是。”

“那你就是汪秉中汪六爷了？”

“正是。”

“哈哈！小子，你死到临头啦！”

大汉冷笑一声，挥刀向前扑来。

“且慢动手——”汪秉中于惊恐中慌乱地喊道：“好汉若是劫财，这船绛罗绸缎尽可统统拿去，只求好汉高抬贵手，留我性命。”

大汉却斩钉截铁地答道：“俺此乃奉命行事，不图钱财，但要你的人头！”

汪秉中绝望了，他扯着嗓子向大汉哭诉起来：“我汪某与好汉素不相识，就是要我人头，也得让我死个明白才是！”

“也罢。我来问你，此番乘船北上，你可是前去临清码头？”

“是。”

“去重开绸缎庄？”

“正是。”

“既然如此，那就理当晓得我前来杀你的缘由。”

汪秉中仰天长叹：“天哪，难道我汪秉中继承父业，前去临清重开店铺，竟开出了罪过不是？”

大汉盯住汪秉中阴森森地说道：“呸！死到临头了你还给我耍花枪！倘若你此行真是前去开店铺，又何劳我在此要你人头？”

汪秉中听了这话心中一怔，略有心虚地问道：“我……一个商人，到临清城除了开店铺，还能做些什么？”

大汉冷笑一声：“哼！此番前去临清要做什么，你自然是心知肚明！”

汪秉中这回真的胆怯了：“我……我……”

“既然死到临头你也不肯说破端底，那就休怪兄弟手下无情了。看刀！”大汉说着再次挥起手中的朴刀向汪秉中砍去。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朴刀扫向汪秉中颈项的一霎那，一个弱小的身影伴着狂风箭一般地飞了过来，影过之处见一把雪亮的宝剑在空中疾速闪过，只听“咣当”一声，刀剑相刃，火星四溅。待那身影站稳时，大汉手中的朴刀早已飞落河中。大汉惊慌之下定睛看去，却如何也不肯信，手持宝剑稳站船头的竟然是一位小女子。

“你是何人？”

“恶人休问。看剑！”

小女子说着把剑在腕上作个旋转直向大汉刺去，大汉身一闪脚一蹬，飞上了舱顶。那小女子也双脚一蹬直追而上。二人在舱顶的断桅间追来撵去，一个左刺右挑，一个右躲左闪，伴着狂风骤雨直杀得难解难分。

汪秉中被眼前这一幕弄得如堕雾中，他扶着舱门想回过身来向上看个究竟，不料船身一斜，将他直挺挺地摔在了甲板上。恰在此时，攀上断桅的大汉低头躲过小女子刺来的剑锋，麻利地从腰中摸出飞镖向摔在甲板上的汪秉中甩了过去。那小女子看在眼里欲飞身而下已为时过晚。

“六爷——”小女子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

汪秉中猛地抬起头来，只见那只飞镖穿过骤雨直向他的脑门刺来……

“啊——”汪秉中绝望地惨叫一声。

“六爷，您醒醒，六爷——。”赵林在一边唤着汪秉中。

“不！不！赵林——！”汪秉中猛地坐了起来，两手死死抓住赵林的胳膊，眼里一片惊恐。

“怎么啦？六爷！”

“……啊……啊……我方才……做了一个噩梦。”

直到这时汪秉中才大梦醒来。

“六爷梦见什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汪秉中支吾着伸手摸了一把额头上渗出来的冷汗，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船舱外问道：“这会儿船到哪儿了？”

“适才刚过了东昌府，要是河面顺畅的话，兴许晌午就能到临清城了。”

“噢……噢……”汪秉中答应着，目光缓缓地向舱外看去。

舱外开始泛亮了，天边呈现出一片鱼肚白。大运河弯曲着从远方流淌而来，在黎明前的晨雾中，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神秘莫测。

汪秉中呆坐在船舱里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此刻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噩梦，但这个噩梦却赶跑了他刚有的一丝睡意。他慢慢转动着眼珠子，极力回想着方才梦中的每一个细节，越想越觉得奇怪，越想越觉得后怕。他难以断定这个噩梦是此次临清之行他心理压力过重所致，还是冥冥之中老天在向他暗示什么。让汪秉中觉得蹊跷的是，此次临清之行的真正目的眼下只有他和赵林两个人心里明白，可为什么方才梦中执刀的那个大汉却说自己心知肚明呢？显然，指使大汉前来行凶的那个人对他这次临清之行早已了如指掌，这让汪秉中感到有些后怕。倘若这真是一场梦那也好说了，可万一这不是梦，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一种兆头，那这次临清之行可就麻烦了。

汪秉中还是个顽童的时候，就整天随父亲乘货船在运河之上南北往来。他们家在山东临清开着一个商铺，字号福祥绸缎庄。这是汪秉中的爷爷早年间从老家徽州歙县沿河北上，在临清码头找到的发财之地。从那时起他们汪家便在运河之上凭船而行，南下北上，鬻货往来，以此为生……这些都是儿时母亲大人讲给他听的。至于早年间究竟是哪一年汪秉中无从知晓，但他晓得待到家父持业时，也就是当今皇上万历爷登基那年，临清已成了江北最大的运河码头，而爷爷留给父

亲的福祥绸缎庄在临清城也早已是家业耀眼，声名显赫，南至苏杭北去京城，那叫一个行商无不知，坐贾无不晓。尽管后来汪秉中离开临清，取仕京城，但他依然为家族的这一字号感到荣耀，因为这字号数十年来在临清城四十多家同行店铺中始终名列前茅，经久不衰。

天有不测风云。

三年前，正当福祥绸缎庄的生意如日中天之时，父亲从临清回歙县家中小住却不幸染病。家人原以为这只是乘船劳累偶受风寒，吃几副汤药便可痊愈。可谁知他老人家竟在两日后突然两眼一闭，驾鹤西去了。一家人悲痛之余只得将临清商铺暂且关闭。汪秉中闻噩耗从京城匆匆赶回，与哥哥们一起厚葬了家父，然后按朝廷祖制闭门家中，丁忧守孝。

转眼三年过去。

家人原以为汪秉中脱下孝袍会重返京城继任前职，可谁知就在这时他却突然变了卦，鬼使神差地非要重操旧业前去临清城做福祥绸缎庄掌柜的不可。哥哥们为此万般恼火，三哥说小六你这是中了哪门子邪，为一个店铺丢弃京城多年的官职，得不偿失。五哥说临清一个掌柜的如何能跟京城的那份官职相媲美，再说你都这般岁数了还瞎折腾什么？老母亲更是气得哆嗦着手一个劲地怒拍案几，说小六你这个不孝的逆子，汪家几代人才出了你这么个高草，你爹撒手这一走，你就无法无天了。汪秉中在家中是个老生儿，兄弟排行老六，爹娘和哥哥们从小到大都唤他作小六。可无论众人如何恼怒如何斥骂，这小六却是一意孤行，他在父亲的牌位前跪了一天一宿，那般倔劲全然是不做掌柜的誓不罢休。老母亲知道这小六性子倔，认准的道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无奈之下只好随他去罢。汪秉中这才弃官从商，重操旧业，由小六变成了掌柜的，由朝廷户部贵州清吏司的金科主事摇身一变，成了福祥绸缎庄的汪六爷了。

汪六爷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用了两天的时间去苏杭早先的老主户那里匆匆打点了一船绸缎布料，在大运河冰消雪化时节，与他选定的搭档赵林从杭州启程，沿大运河乘船一路北上，直奔小城临清。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时，临清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管辖，名不见经传。京杭大运河畅通后，这座小城倒成了商贾们的发财福地。弘治二年，临清升级为直隶州。嘉靖二十一年，巡抚曾铣在临清跨河围城修建了方圆二十余里的土城，使城东的会通河与城西的卫河孪生般地携手湍急，夹带着泥沙一路穿城而过。临清

人自夸这般景色是：城自河边起，河绕城中流；潮涌官中生，河转财自来。几时的汪秉中曾问过父亲，这河水往北一直流到何处？父亲站在卫河边往北一指说，流到崇文门，流到什刹海。汪秉中问什刹海在何处？父亲告诉他在京城。汪秉中再问，京城好还是临清好？父亲琢磨了半天告诉他：做官，京城好；经商，临清好。

做官京城好，那是父亲道听途说，究竟好与不好，后来去了京城的汪秉中自然心里明白。经商临清好，家父说得千真万确。如今你站在土龙山上向鳌头矶看过去，那是层楼叠起，官衙矗立，店肆堂舍，错落有序，坐贾行商，毂击肩摩。万历年间一个偌大的京城满打满算也就三十来万人，可一个弹丸之地的临清城就拥有六万多人，竟是京城的五分之一。人多生意多买卖就红火，作为衔南达北的运河码头，临清既是天下粮仓的漕运咽喉，又是八方客商的贸易之地。鳌头矶四周更是徽晋商贾风从云集，浙夫辽贩趋之若鹜，三教九流麋集鳞聚，苏调吴腔充溢戏坊，真是夜夜此地飞千斛，处处击鼓闻锣鸣，那气派绝不逊色于当今南之秦淮，北之京城。

小城的繁荣景象没让汪秉中有丝毫的动心，日进斗银的生意他更是不屑一顾，他要做掌柜的不必等到今日，当初只要留在父亲身边就能如愿以偿。可汪秉中不想传承父业再去做商贾之人，他觉得如今大明的商人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活得低三下四矮人一截子。商人有银子，可你得整天卑躬屈膝地跟衙门里的人点头哈腰。商人做生意，可你得把做生意赚来的银子拿出几成来规规矩矩地交到税课局去，虽说这是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可站在趾高气扬的税吏面前的那种落差，总让他心里有几分不痛快。他觉得一个男子汉不能像商人们那般，一辈子在忙碌奔波与点头哈腰中度过。他想要腰杆子直起来，他想要世人看看商人的后裔照样可以悬梁刺股发愤读书，照样可以进京赶考取仕荣族，照样可以宏图大展报效朝廷。汪秉中说到了也做到了，虽说户部清吏司的一个主事只是个六品官，往高处说顶多是个从五品的官职，但对汪秉中来说，官品高低是一回事儿，腰杆子能挺直了那是另一回事儿。

可谁知天不转地转，汪秉中竟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主事鬼使神差般地变成了掌柜的，变成了福祥绸缎庄的汪六爷了。要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根由却在当今皇上万历爷那儿。

长话短说。隆庆六年六月初十，穆宗皇帝驾崩，皇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万历。那年万历爷整十岁，十岁的一个傻小子，朝廷的事儿他哪里能玩得转。于

是，执掌朝纲的重任便落到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身上。他临危受命，整饬吏治，大刀阔斧地变革朝政。考成法，丈量天下土地，一条鞭法，三件大事做得天下叫好。十年万历新政，太仓库的白银从年入库两百多万两直线飙升到了四百多万两，使朝廷财政长期匮乏的窘境得到了改观。

可好景不长。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弱冠之年的万历爷开始独揽朝政大权，十年新政从此功亏一篑，大明王朝兜了个圈子又走回了原来的下坡路。援朝逐倭之战，哼拜宁夏之乱，惨败无数，耗银无数。太仓库顷刻间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破屋偏遇连阴雨，万历二十四年坤宁宫突发火灾，连乾清宫一块化为灰烬。打仗修房子都得用银子，万历爷没了辙，只好听从太监的妙计，派出大批宦官去各地督任矿监和税监，借此增加后帑白银进项。太监一出，浮收匿报，损课累商，致使天下赋税大乱。朝中良臣痛斥宦官以税伤民之举，冒死谏言皇上尽撤税监。怎奈万历爷求财若渴一意孤行，直把六十八岁的老尚书杨俊民气得一病不起，致仕回乡。万历爷不吃这套，你走了，我换人。

户部尚书陈渠大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局下走马上任的。不过这位陈大人城府在胸，处乱不惊，面对宦官们的肆虐他早有一计在心。他要亲手拿到太监在外讹索扰累的真凭实据，以此说服皇上收回宦官敛财之举，平息赋税伤民之乱。

于是，陈大人不动声色地选中了贵州清吏司的金科主事汪秉中，密令他潜入临清暗开一刀，拿到税监马公公在临清钞关狂敛税银的赃证。

于是，汪秉中和杭州钞关的“金事书班”赵林……

钻风船在会通河边靠了岸，汪秉中站在船头看着近在咫尺的鳌头矶笑了。打从宣德四年朝廷在这设关征收船料税开始，前前后后不知来过多少位御使和税监，今天他这个户部主事登上临清码头，身份竟然会是个掌柜的。

赵林指着河沿上矗着的关旗问汪秉中：“六爷，旗下那溜青砖大瓦房就是前关了吧？”

“正是。”汪秉中说完跳上岸去，跟赵林两人沿一道三丈多高的青石台阶逐级而上，径直向前关的阅货厅走去。

二人进得厅内，汪秉中递上“路引”，赵林在船料单上将籍贯、姓名、船只式样、货物名称、梁头尺寸等项按规矩一一填写清楚。柜内的填票书手看过后递给了书算手，书算手照单子噼里啪啦地拨打了一番算盘珠子后喊出了个数，赵林

按书算手喊的数交过了税银，然后书算手告诉汪秉中回船上去等着，一会儿巡拦和钞户们就去登船验货。

他二人拿着底单走出阅货厅的时候，正赶上厅外放关。只见几个税吏在墩台处忙活着转动绞盘，横在河面上的铁索慢慢沉于河下。岸边一个当值的税吏在高声唱着船票。这税吏头裹一领幅巾，身着一套短装，一道腰牌系在腰间，手上捏着一把单子。船户们站在船头一手高举船筹，一手照着底单与这税吏一唱一和地高声对答，一切无误后船主上岸将船筹送到墩台下的竹筐里，当值的税吏小旗一挥，船户便颠颠地上船过了铁索，这就叫过钞关。

汪秉中和赵林顺着青石台阶向下走去，只见河沿上围了一群人在吵吵闹闹的。汪秉中走过人群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收住了脚步。谁成想只这一住脚儿，就惹出了麻烦。

人群中一位腰圆膀粗的中年汉子正冲着对面那个人苦苦地求情。

“桑爷，您在这临清钞关也不是一天两日的啦，我何时少过您一钱银子？打从家父在临清城竹杆巷开这了这个铺子到今天，草民可是没干一点缺德的事儿啊！”

汪秉中听得竹杆巷三个字，立时认出了说话的这人，他竟是汪秉中儿时在竹杆巷结识的编筐夫王朝佐。

那位叫桑爷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满嘴喷着唾沫星子哇哇地叫，他身后站着七八个卫兵，虎视眈眈，一派杀气。

“哈哈，这么说，倒是我桑爷缺德了？”

“朝佐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桑爷把脸一沉，两只眼珠子滴溜溜地瞪着王朝佐。“你给我听好了，桑爷我可是为钞关衙署的马公公收银子，马公公是为当今圣上收银子，连万岁爷的银子你都敢做手脚，我罚你三十两，怎么，嫌少？”

汪秉中一听马公公，不由自主地向前挪动了两步，两只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

这时，只见王朝佐把手中的一把票单摊在桑爷眼前说道：“话别说得这么难听。这是州府税课局的单子，这是竹木抽分厂的单子，这是前关阅货厅的单子，白纸黑字，我哪一样少了朝廷的税银？”

桑爷把手一伸，指着停泊在河中的货船质问道：“可你那船上为什么多出了